

洪水深深深幾許

天露

噩夢成真！

兒子深深一歲時，我做了個夢。夢境中大洪水突發了，淹到了高樓的第101層，我被困在頂層屋內，水已淹過我的腰，從窗戶看出去，整個城市一片澤國，只剩下幾棟高層建築的屋頂還露在水面上，而我的寶貝兒子正漂在水裡上下起伏無人救援。我傷心求助，可誰能來回應呢？我哀哭著從夢中驚醒.....萬萬沒想到這個夢預示著十年後要發生的事。深深十歲時，我的婚姻徹底破裂，我幾乎失去婚姻中的所有，但我絕不想失去深深和他妹妹森森，我相信我會是最好的繼續照顧他們的人。可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常年不在家、幾乎沒為孩子付出過什麼的前夫，卻任性加威脅地硬是將兒子搶走了，留下女兒給我。到現在我還無法完全理解孩子父親這麼做的動機。也許深深是他們家三代單傳的男孩吧？但是，這一任性的行動，卻徹底改變了深深的生命道路。

幼苗摧折

深深從小天資聰穎，熱情大方。第一次來家裡的小朋友，深深就會像老朋友似的膩在一起玩；黃昏帶深深去公園玩，他總會主動交幾個新朋友，還把家裡的各種美事、醜事講給人家聽。比如他剛認識一個阿姨，就告訴人家「我婆婆有糖尿病，好多東西都不敢吃！」那時他才五歲。看著這個總是滔滔不絕、什麼都一學就會的孩子成長，我很感恩，也很享受——深深有許多特質是父母身上都沒有的，我深深體驗到了生命繁衍的神奇。

深深被前夫帶走後，前夫照樣延續他的生活方式：吃喝玩樂、發牢騷、泡網、賭博、睡懶覺，常常自己出門了，把深深一個人留在家裡，吃冰箱裡冷冰冰的剩飯。深深的生活一下變得極其孤單，同時一直愛打電玩的他也可以肆無忌憚地泡在電玩上了。

從斷斷續續的探詢中，我得知前夫仍是常常無端向深深發脾氣，罵他笨，罵他沒用，嫌他膽小.....。越被罵，他越看低自己。好端端的一個孩子，硬是變得自閉了。

現在，深深是電玩高手，也是數理科的高手，但卻在語言和人際交流上出現嚴重障礙，電話上幾乎不會與人對話，見面時也是心不在焉，問他問題，只蹦幾個字出來很簡單地回應，我在他的眼睛裡看到的是呆滯、自卑、逃避。

因為自卑，高個子的深深，總是深深地駝著背，似乎已永久變形。曾經那麼享受媽媽的愛撫和眼神的他，曾經打瞌睡時寧可躺在我懷裡也不去舒適的床上的他，如今，我剛想拍拍他的背鼓勵一下，他就不習慣地躲開了。深深自己好幾次跟我說：「我就喜歡呆在我房間的那個黑洞裡。」「我交不到朋友。」「沒有人喜歡我。」每當深深這樣講的時候，我心裡的自責都再次放大：假如當年我可以再堅持忍一忍，也許，家就不會破裂了，孩子就不用受這樣的罪了！我心中使勁流淚，像極了當年夢中的場景：最心愛的寶貝，被大水淹沒，我愛莫能助，也無旁人能救他。

豈能不顧？

可是，我仍記得夢中的一個細節 — 在洪水中掙扎的深深，兩隻手向天舉著，眼神中是可憐巴巴求救的渴望。
我怎能不去搭救我心愛的兒子呢？即便隔著千山萬水，即便前夫仍不斷向他灌輸關於我的惡言，我也不能眼看著我的孩子這樣繼續毀下去！

形同陌路

這樣的決心，一面臨現實，就似被重磅炸彈襲擊。
有幾年時間，我們兩家一個在中國、一個在北美，難得見兒子一面，開始還想多電話聯繫，但電話上的深深十分沈默，似乎很不願意和我講話。
我就改發郵件給他，電郵裡我還可以跟兒子多說點掏心的話，但幾乎每封都石沈大海。其實他都收到了，但語言能力受挫的他不習慣寫信。遠隔重洋最常用的通訊渠道都不暢通了，日子一久，我和深深幾乎要變成陌生人。我記憶中那個活潑、開朗、親密的兒子，越走越遠了！
在這過程中，我自己也不斷向上帝求醫治，不然我的心早就碎成萬片了。為當年的軟弱，為當下的無能，我求祂憐憫我，把我從深水中托舉上來。

越洋「尋」子

令我欣喜的是，前兩年每次與深深見面，當年的兒子一下就回到我眼前了：給他做各種他從小就愛吃的食物，抱著他問長問短，一起打球、做遊戲、去戶外玩耍，深深每次都被久違的、濃濃的家庭氣氛感動，似乎他的記憶又回來了。所以每次短短的相聚之後要分別時，深深都可憐巴巴地拽著我，數學方面很精明的他每一小時都做著倒數計時：「還有四個小時我就要回去了……還有三個小時……還有兩個小時……只剩一個小時了……」弄得我淚眼汪汪的。
但我在這裡面看到了希望：只要見面，深深就可以正常交流！他是被禁閉太久了！他最需要的，就是愛 — 熟悉的愛，真情的愛，付出的愛，可看、可聽、可聞、可觸摸的愛！
為此，我放棄了在中國穩定的工作，帶著女兒越洋跨洲，遷徙到了兒子居住的城市，好更經常探望兒子，讓生命層面的交流可如涓涓細流般漸漸進行。

屢敗屢戰

但這個計劃執行得很不順利。時隔一年，兒子突然又長大了好多，可以更「成熟」地自閉，這時即便我帶他來家裡小聚，他都沒什麼感覺了，總急著回去打他的電玩。我認真策劃的精心時刻好幾次被他的無動於衷挫敗了，弄得我好沮喪。
難道這個兒子真的要漸行漸遠嗎？同一個母腹生出來的兩個孩子，怎麼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？這麼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修復，還是落得這樣的結果，我真想放棄，全由上帝去管好了！
可是，那個在洪水中掙扎的小深深又浮現在我眼前……他需要我！

「正如低垂閉攏的小花，在陽光照耀下，
擺脫了夜間的寒霜，挺直了莖桿，競相怒放，
我也就是這樣重新振作精神，
鼓起我胸中的堅強勇氣，開始成為幽谷心胸坦蕩的人……
你的一番叮嚀，慰藉了我的心靈，
使我甘心情願與你同行，
我回心轉意，恢復我原來的決定。」（但丁《神曲》第二首）

再綻笑靨

於是，我再次走上這條坎坷、蠻荒的路徑，拿起電話，約深深出去看電影。

我為那天特地挑選了一間很特別的壽司餐館，因為知道他愛吃壽司。結果，那天悅人眼目、口味叫絕的壽司打開了深深的話匣子，他一邊大快朵頤，一邊跟我聊起天文地理、人文政治、科技與生命意義的話題來。原來美食有這樣的功效啊！我趕緊卯足全力作他的忠實聽眾，他侃侃而談時，我就真誠地讚許、回應著；他談到讓人糾結的社會問題時，我就啟發他；他不斷向我介紹一些新的科技成果時，我就順勢請他幫忙解答所碰到的智能設備問題。看到兒子的生命力像是從乾涸了很久的泉眼中迸發出來，我好欣喜。我知道，這才是我的深深！

那天的電影也是我特地選給 IT 男深深看的，是剛上映的 Big Hero 6。動漫、視覺特效一定是抓住了他的眼睛，而我也悄悄地巴望著，感人的故事情節能開啓他的心，讓他知道：「It's OK to cry.」（傷心了就哭吧！）媽媽會愛你到永遠。過了兩周，再次跟兒子相聚，他跟我們玩得很開心，竟然用德國口音講起英文笑話來。看到媽媽和妹妹被他逗得前仰後合，深深綻放出了許久不見的笑容。

在這個曾經感覺是不可能執行的任務中，上帝讓我看到了祂為我開闢的道路。這個因著大人的錯誤而飽受牽連的孩子，血液裡仍舊湧動著對真愛的渴望，生命裡承載著上帝特別的心意。生出深深的時候，我激動得四天四夜沒有合眼，一直照顧著這個小生命；今天，我決心以作媽媽特有的韌力，一點一點去重新認識、瞭解這個孩子，從深鎖緊閉的心靈黑屋裡，把這孩子領回光明之地。

對「洪水深深深幾許」修改的回應：

1. 「豈能不顧」的小標，我挪到了稍後幾段的地方，認為這樣切斷的位置會更順暢。
2. 我的初始文稿中有一句「可那個在洪水中掙扎的小深深又浮現在我眼前……他需要我。」蘇老師只加了一個字和三個標點，馬上讓整句話的情感更豐滿、更深沈了。他改為：「可是，那個在洪水中掙扎的小深深又浮現在我眼前……他需要我！」
3. 我原文中用了「捧哏」這個在大陸的相聲藝術中人人皆知的字眼，卻沒想到這個詞、或者相聲本身在台灣是很多人不熟悉的。這再次提醒我，既然知道

《真愛》雜誌面向的讀者群體中有很多台灣人，那麼我的措辭就要適應他們，或者至少是通用的漢語，好讓兩岸三地的華人讀者都可以輕鬆讀懂。由此，看來我需要更多瞭解各地華人文化、語言的差異，有不確定之處要多方詢問，不可渾水摸魚。

4. 原文中我有寫「被他逗得笑得前仰後合」，被蘇老師指出來前仰後合原就指大笑，所以改成「被他逗得前仰後合」。同樣道理，蘇老師還把我寫的「深深臉上綻放出了經久不見的笑容」改成了「深深綻放出了許久不見的笑容」，因為笑容原就在臉上。這豈是少用兩個字的問題，而是對字詞準確把握的問題。真的做起文字事工了，基本功底還是要不斷加強啊！

- 1.